

從那一夜說起 ?蘇南安

特刊

中文系學士班畢業生

我永遠記得陳恆嘉老師說的一句話：「現實往往比小說更離奇。」當時只覺得老師喜歡講述新聞情節，更甚於小說的題材。如今，畢業在即，回首五虎崗上的點點滴滴，才發覺我的大學生活，是從那一年離奇的聖誕夜開始的。

無憂無慮的大一生活，初逢在台北的第一個聖誕節，同學邀著去擎天崗夜遊。我騎著我的「藍色旋風」奔向水源街，不料在大轉彎處，發生了慘重的車禍。在車殼碎片猶如雪花般落在我眼前時，我下意識找找自己的手跟腳，「還好，都還在。」我回頭看看跟我迎面對撞的年約廿出頭的女生，她被撞飛十幾公尺，躺在路中間，似乎不醒人事了。她的同伴從後面追上來，目睹這一幕慘劇，殺雞似的說了一句：「你有沒有看路啊！」就載著受傷的女生，撂下一句：「我載她去馬偕。」一溜煙不見蹤影了，只留下滿身刮傷，目瞪口呆的我。

我借了同學的車，火速趕到馬偕，那女孩正進入X光室，她的家人也都在，表情帶著三分悲傷與七分不悅，我向前詢問傷勢，醫生說，如果沒有腦震盪，就沒事了。我這時心裡一直浮現：「我差點撞死一個年輕的生命。」這句話。當下，我才知道生命真的很脆弱，才知道生命要好好珍惜。就這樣，我與同學在馬偕，渡過了大一的聖誕夜。

三年來，我把握一分一秒充實自己，我知道人生是不會重來的，而生命也有可能瞬間消逝。我開始了我的社團生活，從什麼都不懂，到跟大家一起辦活動，鐵皮屋逐漸成為我生活的重心。在這裡，我認識了一群喜好民俗文物的人，他們的臉上總是帶著一絲純樸；還有一群熱愛大自然的賞鳥專家，他們總是帶著一抹可愛微笑。隔壁的口琴社、吉他社，時常響起熟悉的旋律，令鐵皮屋充滿活絡的氣氛，不過，在期末考時候，還真想請他們暫停一下。

跟著社團玩遍了半個台灣，我永遠不會忘記曾經在一個月內去了三次九份，吃了三次阿柑姨的芋圓；在墾丁第一次浮潛，追逐魚群的快活；搭著森林小火車，在阿里山看日出；在冬山河親水公園，在河堤上騎著腳踏車；在水蜜桃的故鄉拉拉山，為了看神

木群走了好遠；到陶瓷的故鄉鶯歌拉坯，弄得滿手泥巴；去鹿港看古蹟，在摸乳巷留下了大名；在烏來的溪邊戲水，洗一次純天然的三溫暖。這些都是我最難忘的回憶，因為有一群好朋友跟我一起分享這些美景。

大學對我而言，真的是「由我玩四年」，我並不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，我偏愛用另一種方式刻劃大學生涯，尤其是加入淡江時報後，在主編們的信賴下，讓我有機會接觸一些所謂的「名人」或「成功人士」，在採訪的過程中，知道他們為人處事的準則，和經營事業如履薄冰的心情。這些人都是我的老師，也是我的借鏡，他們的人生觀就是一部「如何學做人」的經典。看看這些成就非凡的人，我期望著走出自己的一條道路，更期待同學們往後在事業上的輝煌成就。

大學四年，恍如一夢，夢醒時分，君在何處。在淡江的一千多個日子裡，每天從窗外望著觀音山，她靜靜的陪伴著淡水的遊子，總是戴上白雲作的帽子，告訴學子們就快下雨了。離開淡水的日子，我知道觀音山依舊在淡水河旁，跟我們這一群畢業生揮著手，不捨的說著：「去吧！開創你的人生！走吧！有空回來看看我！」